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孝經一

重栞宋本孝經注疏附挍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　武寧縣貢生盧宣旬校

中華民國丙寅年夏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正義三卷

唐元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元宗注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曰元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注孝經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葢天寶四載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故拓本稱四卷耳元宗御製序末稱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則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麤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卽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别矣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元注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注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

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熊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閨門一章卒啟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閨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閨門一章遂啟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閨門章二十四字則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況知幾與貞兩議並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閱三年乃有御注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注既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憒憒然歸罪於貞不知以注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並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注始元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

疏始衆說喧呶皆揣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孝經注疏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奥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説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勑校定注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藴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値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襃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説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襃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説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

是宣尼宣句校定

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旣說之後
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
間顔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
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
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
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
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
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
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
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正義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勅校定

御製序并注

疏　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揔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爲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爲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爲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爲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荅參是以集録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緝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爲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之餘盛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荅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荅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也且辭義血脉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音廣而成之非一問一荅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荅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遥結道本荅曾子也舉此爲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曾子言首章荅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脩之且三起曾參侍坐與之别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故假言乘閒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爲理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慇懃在悅色不可頓說犯顔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鷃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漁父鼓枻大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楊雄之翰林

子墨寧非師祖製作以為楷模者乎若依鄭注實居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衆獨與參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徧告諸生又有對者當參不讓儕輩而獨荅乎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録豈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極。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為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為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揔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獨假曾子為言以參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為人聖則凡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不明也孝以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審攷經言詳稽炫釋貴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為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為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為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按大戴禮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軜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為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家語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為至尊之稱又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製者裁翦述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云御製也玄宗唐弟六帝也諱隆著。睿宗之子以延和元年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遐謚曰明。孝皇帝廟號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又釋詁云敘。緒也是序與敘音義同郭璞云又為端緒。然則此言緒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并兼也注著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言非但。製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晉。魏。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

晉末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律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經非鄭玄所注其驗有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録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厤六藝論毛詩譜荅臨碩難禮許慎異議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荅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荅編録其語謂之鄭記唯載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玄碑銘具載諸所注箋驗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薄周易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所注時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昬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皆無孝經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孝經注者其驗十二也以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後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搉而曠代亾逸不被流行隨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勑議之際劉子玄等議以爲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煥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之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録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玄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言其古文二十二章無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

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建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久不真抑亦傳文淺僞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脫之應功衰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徒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奏議排子玄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郗常等十人盡非子玄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上自注孝經頒于天下卒以十八年章爲定

孝經序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疏】朕聞上古至德之本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末凡有五段以教人而爲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卑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曰朕德罔克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質故君臣共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爲天子之稱聞者目之不覩耳之所傳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玄注云中古未有釜甑則謂神農爲中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略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言上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朴疏略也

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正義曰因猶親也資猶取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兆而取其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婣任恤注云因親於外親是因得爲親也詩大雅皇矣云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其所出之文也故引以爲序耳

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疏】正義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時也案曲禮云太上貴德鄭注云大古帝皇之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時可知也慈愛之心曰親聲美之稱曰譽謂三王之世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親譽之道日益著見故曰親譽益著也

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疏】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明王也孝爲百行之本至道之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正義曰引下經文以證義也

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疏】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事長則爲順事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爲忠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正義曰此鉤命決文也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也

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正義

曰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今言孝者德之本與歟者歎美之辭舉其大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則行之揔名故變仁言德也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
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 經曰至形於。四海○正義曰此第二
段序已仰慕先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孝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何況於五等列爵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公者
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侯者候也候順逆也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常行字愛於人也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至於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言小國之臣謂子男之臣也 朕嘗。三復
斯言景行先哲 疏 正義曰復猶覆也斯此也景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聖智之明王也論語云南容三復白
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 雖無德教加於百姓 疏 正義曰上遜辭也 庶幾廣愛形。于四海 疏
正義曰此上意恩行教也庶幾猶幸望既謙言無德教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繁。政字四海即四夷也又經別
釋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疏 嗟乎至樞要也○正義曰此第三段歎夫子沒後遭世陵遲典籍散
亡。傳注踳駮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歎辭也夫子孔子也以嘗爲魯大夫故云夫子案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卒
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古曰情微要妙之言耳言夫子沒後妙言咸絕七十子既喪而異端並起大義悉乖 況泯。絕於秦
得之者皆煨燼之末 疏 正義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皐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
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惠文君
立是爲惠王及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拔。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
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立。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輔。政。哉丞相李斯曰五帝

不相復三代不相襲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
年以爲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是經籍之道滅絶於秦說文云爓盆火也燼火餘也言遭秦焚阬之後典籍滅亡雖僅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耳若伏勝尚書顏貞
孝經之類是也**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疏】正義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津也不舫
舟不避風雨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惟岷山之導江何發源乎濫觴臣翰注云濫謂汎濫小流貌觴酒醆也謂發源小如一醆漢者巴蜀之間地名也
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爲
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破項羽斬之六年二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遂取漢爲天下號若商周然也漢與改秦之政大收篇籍言從始皇焚燒之後至漢氏尊學初除挾書之
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言其至少故云濫觴於漢也其後復盛則如江矣釋名云酒滓曰糟浮米曰粕既以濫觴況其少因取糟粕比其微言醇粹既喪但餘此
糟粕耳**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疏】正義曰故者因上起下之語夫子約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名專已學以相教授分經作傳凡有五家開則
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大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名高受經於子夏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十録云名俶字元始風俗通云
子夏門人鄒氏傳十一卷漢書云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録無書其鄒夾二義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不顯于世蓋王莽時亡失耳**國風雅頌分爲**
四詩【疏】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雅頌四詩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卜商傳至大毛公名亨大毛公授毛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先
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端存其作者至後漢大司農鄭玄爲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文帝時博士燕人韓嬰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至晉無人傳習是曰韓詩齊
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太傅轅固生所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昌授后蒼諸門人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之至西晉亡是曰齊詩魯詩者漢武帝時魯人申公所述以經爲訓詁教之無傳疑者
則闕號爲魯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疏】正義曰逾越也百川之末曰源水行曰流增多曰益言秦漢而下上去孔子聖越遠孝經本是一源諸家增益
別爲衆流謂其文不同也**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疏】正義曰孝經今文稱鄭玄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先儒許之皆非眞實而學者互相宗

尚踳乖也駁錯也尤過也今言觀此二注乖錯過甚故言踳駁尤甚也**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疏】正義曰至於者語更端之辭也跡蹤跡也祖始
也因而明之曰述言學者蹤跡相尋以在前者爲始後人從而述脩之若仲尼祖述堯舜之爲也殆近也言近且百家目其多也案其人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晏劉邵吳韋昭謝萬徐整晉袁
宏虞槃佑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僧紹及漢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衆鄭玄所說各擅爲一家也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講
疏賀瑒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鉅鹿魏眞克者亦爲之訓注其古文出自孔氏壁本是孔安國作傳會巫蠱事其本亡失至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敘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劉
緯亦作疏與鄭義俱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此皆祖述名家者也**業擅專門猶將十室**【疏】正義曰上言百家者大略皆祖述而已其
於傳守已業專門命氏者尚自將近十室室則家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但與上百家變文耳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序不指摘不可強言蓋后蒼張禹鄭玄王肅之徒
也**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疏】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夫子言仲由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
子之堂者既不得其門而入必自擅開門戶牕牖矣言其妄爲穿鑿也**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疏】正義曰攀引也逸駕謂奔逸之車駕也案莊子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耳言夫子之道神速不可及也今祖述孝經之人欲仰慕攀引夫子奔逸之駕者既不得直道而行必馳
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閒曰軌車輪所轢曰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疏】正義曰道者聖人之大道也隱蔽也
小成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言者夫子之至言也浮偽謂浮華詭辯也言此穿鑿馳騁之徒唯行小道華辯致使大道至言皆爲隱蔽其實則不可隱故莊子內篇齊物論云道惡乎隱而有眞偽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彼同唯榮華作浮偽耳大意不異也**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
必當爲主【疏】正義曰且者語辭傳者注解之別名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則謂之傳注者著也約文敷暢使經義著明則謂之注作得自題不爲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
漢以來名注蓋亦不然何則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注解釋則以通暢經指爲義義之裁斷則以必然當理爲主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疏】
正義曰至極之當必歸於一精妙之義焉有二三將言諸家不同宜會合之也**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疏】正義曰安

何也諸家之說旣互有得失何得不翦截繁多蕪穢而撮取其樞機要道也 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 疏 正義曰自此至有補將來爲第四段序作注之意舉六家異同會五經旨趣敷暢經義望益將來也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事吳至中書僕射侍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仕。吳以儒學聞爲老子命。語國語訓注傳於世魏志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著人物志百篇此指言韋王所學在先儒之中如衣之有領袖也虞劉二家亞次之抑語辭也 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 疏 正義曰隋書云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炫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仕後周直門下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乞送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三十家雖義有精麤。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頗。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公私文翰未嘗舉。手吏部竟不詳試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太學博士罷歸河間賊中餓死謚宣德先生初炫旣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蕭子顯齊書曰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學博。覽無不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爲非鄭玄所注請文藏秘。書王儉違其議 在理或當何必求人 疏 正義曰言但在注釋之理允當不必譏非其人也求猶責也 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 疏 正義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 約文敷暢義則昭然 疏 正義曰約省也敷布也暢通也言作注之體直約省其文不假繁多能徧布通暢經義使之昭明也然辭也 分注錯經理亦條貫 疏 正義曰謂分其注解間錯。經文也經注雖然分錯其理亦不相亂而有條有貫也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條之理也 寓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 疏 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云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又云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注云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止繁苛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寓之琬圭琰圭之上若簡策之爲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寓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 疏 正義曰自此至序末爲第五段

言夫子之經言約意深注繁文不能具載仍作疏義以廣其旨也且夫子所談之經其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疏】正義曰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言此五孝之用雖尊卑不同而孝爲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疏】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言夫子所脩之經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者也若移忠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疏】正義曰言作注之體意在約文敷暢復恐太略則大義或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疏】正義曰此言必順作疏之義也發謂發越揮謂揮散若其注文未備者則具存於疏用此義疏以廣大發越揮散夫子之經旨也

孝經注疏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序 此五字頂格在第一行閩本監本毛本同案注原作註今訂正下同謚詳唐元宗序以下凡他本與此本同者不載○註今改作注

今特翦截元疏 案翦原作剪俗字今訂正下同此本序低二字分作六行閩本監本低一字分作四行毛本頂格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　昺等奉　勅挍定注疏 是銜在第八行第九行魚字另提行並低字半閩本監本在第六行第七行魚字另提行低一字毛本在第二行序前翰字上增宋字低一字臣字不側註挍作較案當作挍唐張參五經文字手部云挍經典及釋文以爲比挍字案王溥唐會要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麤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又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宮卽序所謂今存於疏用廣發揮者也宋會要咸平三年三月命祭酒邢昺等取元行沖疏約而脩之四年九月以獻崇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咸平中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然則是疏卽據行沖書爲藍本其所增損者今亦無從辨別矣

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　奉右撰 此十二字在第十行低字半閩本監本在第九行低一字毛本改入序文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之下案秀水朱彝尊經義考云按孫奭序或作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

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 嘉善浦鏜正誤云寄當冀字誤案寄字不誤浦鏜所寄屬下讀因疑寄爲誤字浦鏜書不盡足據此類是也 雖備存祕府 閩本祕作秘案秘俗祕字後仿此 皇侃 閩本監本毛本作皇偘案偘俗侃字 播於國序 毛本於作于 播辨鄭注有十謬 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案張參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 乃自八分御扎 閩本監本毛本扎作札是也此本御字提行是卽宋刻舊式閩本監本承之毛本改接分字下

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監本毛本臺作臺是也下倣此

孝經正義 此四字頂格諸本及篇末同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　昺等奉　勅校定 是銜在第

二行第三行金字另提行此本以下不著閩本第二行但著宋邢昺註䟽五字第三行墨釘與宋字並每卷同監本二三兩行刻校刊官銜首行孝經正義下著宋邢昺校四字毛本在第二行校作較後並同案較當作撰監本宋誤朱今改正

御製序并註 此本御字頂格閩本監本毛本低一格䟽同監本註字加圈毛本作陰文石臺本唐石經註作注是也又案唐會要云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云云是注凡再脩正義但云開元十年而不及天寶五載非也

博士江翁 毛本作博士是下仿此 少府后倉 毛本倉作蒼案漢書藝文志作倉儒林傳作蒼 相譚新論云 閩本監本毛本相作桓案作相避宋欽宗諱此翻宋十行本之證譚當作譚 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 案宋本古文孝經後記數云經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信陽太宰純所挍僞古文孝經孔傳後記數云通計經一千八百六十一字 周書謚法 毛本謚作諡盧文弨鍾山札記云今本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鍇曰兮聲也謚笑皃从言益聲玉篇於謚下增一謚字云同上餘並同今說文余向於絫行之字皆从兮从皿又證以玉篇以爲眞說文之舊矣段玉裁云五經文字謚謚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謚並不从兮从皿卽字林以謚代謚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改从兮从皿實無義余以其言爲然從之案毛本作謚法非也下仿此 至順曰孝 案浦鏜云謚法解無此文 愬而言之 閩本愬作愬監本毛本作總案作總轉寫之異當作總顧野王玉篇張參五經文字皆作總唐元度九經字樣愬字下云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李文仲字鑑云俗作總愬非是 而爲孝事親常行 案正誤作孝爲是也 夫子隨而荅參 閩本監本毛本隨作隨後同荅毛本作荅閩監本作答案作荅非也五經文字荅荅字下云上說文下石經此荅本小豆之一名對荅之荅本作畣經典及人閒行此荅已久故不可改變下仿此 夫子刊緝前史 毛本緝作輯 而修春秋 監本修作脩案經典多作脩下仿此 挍鉤命決云 此本誤決監本毛本作決案玉篇云決俗決字張參亦云作決訛下仿此 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 此本作夲毛本作本下仿此 孰能非乎 正誤非作外 名教將絕 此本作絶毛本作絕是也下倣此 以爲對揚之躰 閩本監本毛本躰作體案玉篇云躰俗體字 非待也 正誤待下有問字是也 皆遥結道本荅曾子也 正誤道本作首章 必其主爲曾子言 此本主誤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 首章荅

曾子已了此本了誤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何由不待曾子問毛本由作甶避明熹宗諱後同更自述而脩之正誤脩作明且
三起曾參侍坐與之別正誤三作首別作言故假言乘間曾子坐也正誤故作蓋說之以終正誤以作已案已以古多通用
故須更借曾子言此本更誤吏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楊雄之翰林子墨毛本楊作揚案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
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漢書楊雄本傳云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又云楊在河汾之閒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楊縣卽楊侯國正
誤云監本誤楊非也經教發極正誤極作抍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此本誤作日閩本監本毛本日改目是也然入室之徒不案不
下脫一字則凡聖無不孝也毛本孝誤盡龍逢閩本監本逢作逄孝以伯奇之名偏著監本毛本以作已案當作已正誤云之當孝誤
是也德法者御民之本也案大戴禮本作銜內史太史案今本大戴禮作大史內史此御政之體也閩本監本毛本體作禮此本作
體與大戴禮合諱隆著閩本毛本著作基不誤諡曰明孝皇帝明字據毛本補敘緒也此本誤叙閩本毛本作敘是也下倣此言非但襲
序此本但誤且今依閩本監本毛本改案今俗所行孝經文苑英華行作傳而晉魏之朝文苑英華唐會要作魏晉是也有荀昶者監本
毛本作㫤非晉末以來文苑英華唐會要作自齊梁已來著作律令文苑英華唐會要作作在是也遭黨錮之事逃難案此下當依文苑英
華唐會要補注禮二字鄭君卒後唐會要君作元有中候此本誤侯依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候大傳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書傳是也毛詩謂閩本監本
毛本謂作譜是也許愼異議文苑英華唐會要許上有駁字議作義是也箴膏盲監本毛本盲作肓是也分授門徒閩本監本毛本作分擾誤也文
苑英華唐會要並作分授各述所言文苑英華唐會要所作師是也更爲問荅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更相是也唯載禮易論語此本唯誤住今依閩
本監本毛本改文苑英華唐會要載下有詩書二字是也趙商作鄭元碑銘文苑英華唐會要元作先生具載諸所注箋驗論文苑英華唐會
要載作稱諸作其驗作駁是也晉中經薄文苑英華唐會要薄作簿尚書守候閩本監本毛本守作中不誤唐會要文苑英華尚書字並重是也則有評

論此本有誤者今改正宋均詩譜序云文苑英華均下有於字譜作緯唐會要亦有於字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此本北誤比今改正非元
所注時明監本毛本時作特文苑英華亦作特所上有之字唐會要惟注字作著其所注皆無孝經文苑英華唐會要其下有爲鄭元傳者載其七字
嗟范氏書有孝經監本范誤鄭文苑英華唐會要並無此七字有司馬宣王奉詔文苑英華唐會要王下有之奏云三字而不言鄭
文苑英華而下有都字好發鄭短好發文苑英華唐會要作發揚而肅無言按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
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然則王肅未嘗無言也六藝論序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又孝經序云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則鄭氏會注此
經或成於後人之手未可知也非之者始於陸澄而極於劉子元此固無關乎異同因讀子元議附訂於此辯論時事監本時誤將文苑英華作論辨時事未有一
言孝經注者文苑英華唐會要無者字言下有引字注上有之字以此證驗文苑英華唐會要以作凡是也乘後謬說文苑英華唐會要後作彼是也
此注獨行於世文苑英華世作代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文苑英華言上有夫字謬作疎唐會要脫下四字語甚詳正諸本甚誤
其據浦鏜正誤改不被流行文苑英華唐會要被作復祕書學生王逸文苑英華王下有孝字又注云一本生作士案唐會要作士送與著作
王劭唐會要文苑英華作字下有郎字仍令校定毛本校作挍避明熹宗諱全書皆然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文苑英華唐會要此下有本字
定此一十八章此本此誤比今改正文苑英華此下有爲字唐會要此爲二字倒誤具載此注文苑英華此上有此注而其序以鄭爲主是先遠傳選以十五
字唐會要同序下有云字無出孔壁無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元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文苑英華唐會要尚未作有字是也妄作
傳學文苑英華唐會要作妄作此傳是也具禮矣唐會要文苑英華矣下有乎字然故者建下之辭建下闕本監本毛本作遣下亦非文苑英華唐會要
作遣上是也是古人既沒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是古文既亡以應二十二之數文苑英華唐會要之上有章字非但經久不眞監本
毛本久作文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文苑英華作至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唐會要用改因脫之應功文苑英華唐會要及日本所刻僞孝

經孔傳並作脫衣就功 暴其肌體僞孝經孔傳作暴其髮膚 朝暮從事僞孝經孔傳朝作旦 露髮徒足僞孝經孔傳作露髮塗足文苑英華亦作塗唐

會要作跣足 少而習之 其心安焉僞孝經孔傳之作焉安作休 分別五土此本土誤士今改正 欲取近儒詭說文苑英華唐會要下

有殘經缺傳四字 請准令式唐會要作望請准式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唐石經此三字八分書

疏此本疏字陽文加圍於外監本方圍閩本毛本陰文閩本作疏監毛本作疏案䟽疏古今字唐人多作䟽 至於序未閩本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 凡有五段

此本作段閩本作段毛本作段案當作段今依訂正下倣此 朕言惠可厎行案當作厎顧炎武云五經無厎字皆是厎字今說文本厎字下有一畫誤字當從氐段玉

裁云此說大誤厎訓柔石經傳多借訓爲致凡字書韻書皆無作厎少下一畫者惟唐石經刻五經文字广部厎誤厎厂部厎致也不誤 目之不觀閩本監本毛本觀作覩

中古未有釜甑閩本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 其風朴略者閩本監本毛本略作畧案古畧略字皆田在左 因親於外親浦鏜云閒周禮作嫺

大古帝皇之世閩本監本毛本皇作王案作皇與曲禮注合

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案經作治序作理避唐高宗諱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唐石經此處殘闕 至形於四

海毛本於作于案經作于 公侯百子男閩本監本毛本百作伯是也下百七十里同 公侯地方百里案王制地作田

朕嘗三復斯言岳本嘗作嘗石臺本作常案作嘗是也

刑于四海唐石經此處闕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刑作形案正義曰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 無繁改字監本毛本繁作

煩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唐石經絕字殘闕石臺本岳本監本毛本作絕案作絕是也說文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廣韻云絕斷也下倣此 異端起而大

義乖監本乖作𧺆案監本凡從乖字多作𧺆　典藉散士閩本監本毛本藉作籍士作亡是也　葬魯城北四上閩本監本毛本四作泗是也

況泯絕於秦石臺本泯作泯避所諱　爲周孝王養馬於汧謂之間閩本監本毛本謂作渭是也　及非子之曾孫秦

仲監本秦仲誤秦伯下稱秦爲秦監本作稱泰爲泰亦非　按秦昭王四十八年案史記按作以　王十四年閩本監本毛本王作三不誤　亭干

越進曰閩本監本毛本亭作淳干閩監本作于是也　封子弟立功臣案史記無立字　何以輔政哉案史記輔政作相救　建萬世之所案史

記所作功是也　皆阬之咸陽閩本監本毛本阬作坑下焚坑此本作焚阬案史記作阬坑俗阬字

不避風雨正誤兩作雨則屬下讀　大收篇藉閩本監本毛本藉作籍是也　出其交之所藏閩本監本毛本交作父是也　沉其少閩本監本

毛本沉作況案當作況

左氏傳三十卷閩本監本毛本三十作十是　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案卷下當作穀梁子魯人名赤　十錄云案十當作七　王吉

善鄒民春秋閩本監本毛本民作氏不誤

毛詩商詩監本毛本商作韓是也　傳至大毛公名亨閩本監本亨作亨案當作亨　萇名置其篇閩本監本毛本名作名是　傳夏侯

始昌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傳是　昌授后蒼韋毛本韋作韋案韋俗韋字　以經爲訓話教之閩本監本毛本話作詁是

近觀孝經舊註石臺本唐石經註作注案漢唐宋人經注之字從無作註者賈公彥儀禮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是也下仿此惟記注字從言不從氵如左傳

敘諸所記註服虔通俗文記物曰註張揖廣雅云註識也是也　踳駁尤甚閩本監本毛本踳作踳亦非正義並同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監本毛本作踳是也駁石臺本唐石經本岳本作駮

虞槃佑正誤佑作佐從隋唐志按　賀瑒案瑒當作瑒瑒字德璉南史有傳　其古文出自孔氏壤壁閩本監本毛本壁作壁是也

其上室之名閩本監本毛本上作十是也

必自擅開門戶𢗍牖矣 毛本𢗍作牕閩監本作𢗍並非下倣此

必騁殊軌轍 石臺本唐石經岳本閩本毛本軌作軏不誤下同 而回睦若乎後耳 閩本監本毛本睦作眭是也正誤耳作矣

小道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 案上道字當作成諸本並誤 唯行小道華辯 閩本監本毛本辯作辨 言惡乎有而不可

監本毛本有作存案莊子作存 此文與改同 閩本監本毛本改作彼是也 唯榮華作僞 閩本監本毛本作下有浮字案序文當有

不爲義列 監本毛本列作例是也 例則馬融亦謂之傳 浦鏜云例當何字誤下疑有脫文

虞翻 岳本作飜與今本三國志同下同 事矣 閩本監本毛本事作仕是也 爲老子命語國語 案命當作論

炫自陳於內史 閩本監本毛本作史此本誤吏今改正 乞送吏部 案隋書本傳送下有詣字 雖義有精麤 閩本監本毛本麤作粗案當作麤

用功頗少 案隋書作差少 未嘗舉手 案隋書舉作假 傳覽無所不知 閩本毛本傳作傅是也 請文藏祕書 案齊書本傳文作不書作

省是也

易行上繁荷 閩本監本毛本上作止荷作苛案周禮鄭注作去煩苛

鍺侯 閩本監本毛本鍺作諸不誤

聯字分强 正誤强作疆 志在殷勤垂訓 毛本勤改懃案殷勤亦作慇懃

此言必順作疏之義也 浦鏜云順當須字誤是也

孝經注疏序校勘記終

新建生員杜鰲校

孝經注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疏 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爲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爲先與五刑相因卽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卽先王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爭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卽忠於事君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爭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

仲尼居 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 曾子侍 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疏 仲尼居曾子侍正義曰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爲之陳說自摽己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荅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注仲尼至閒居○正義曰云仲尼孔子字者案家語云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徵在旣往廟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而汙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丘爲聚以尼爲和今並不取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案史記殷本紀曰帝嚳之子契爲堯司徒有功堯封之於商賜姓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爲天子至湯裔孫有位無道周武王殺之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案家語又孔子世家皆云孔子其先宋人也宋閔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

受命爲宋卿生孔父嘉嘉別爲公族故其後以孔爲氏或以爲用乙配子或以滴當嘗古其言不
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父皐夷父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
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云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仲尼閒居蓋爲乘閒居而坐與論語
云居吾語汝義同而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子孔子弟子者
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
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
侍謂侍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即侍坐
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

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荅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

教之所由生也

言教從孝而生

復坐吾語汝

曾參起對故使復坐

【疏】子曰至語汝○正義曰子者孔子自謂案公羊傳云子者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爲子故夫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之本也云教之所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爲要劉炫曰性未達何足知。然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注人之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爲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教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韋注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注曾參至復坐○正義曰此義已見於上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

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毁爲先揚名爲後

疏 身體至終也○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毛也膚謂皮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鬢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illegible]人子者常須戒慎戰戰兢兢恐致毁傷此行孝之始也又言孝行非唯不毁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爲立身也○注父母至毁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毁傷者毁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注言能至其後○正義曰云能言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云自然名揚後世光榮其親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没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毁爲先者全其身爲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爲後者謂後行孝道爲孝之終也夫不敢毁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略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毁傷唯在於始立身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毁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疏 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爲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未示其跡其跡始者在於内事其親也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注言行至身也○正義曰云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者此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玄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强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者劉炫駮云若以始爲在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恒念先祖述脩其德

疏 大雅至厥德○正義曰夫子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爲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常述脩其功德也○注詩大至其德○正義曰云無念念也聿述也此並毛傳文厥其也釋言文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脩先祖之德而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詩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

意及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篇名即言何日武日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爲始亦無取焉

天子章第二

疏 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博愛也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廣敬也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 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夷之所法則也 **蓋天子之孝也** 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 疏 子曰至孝也正義曰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唯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爲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己親則能推己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爲君常思安人爲其興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爲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己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是爲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韋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爲教訓之主爲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沈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凊搔摩是爲

愛迹肅肅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眞敬起自嚴孝是眞性故先愛
後敬也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否梁王荅云天子既極愛
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
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則言之天子
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
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
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注刑法至則也○正義曰刑法也
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
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釋刑於四海也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
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百官爲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
也此經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爲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
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爲四海案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
四海故注以四夷釋四海也孫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注蓋猶至略言之○正義曰此依魏
注也案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劉瓛云蓋
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略言之也皇侃云略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注云蓋者謙
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曾爲
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
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即尚書呂刑也
一人天子也慶善也
十億曰兆義取天子
行孝兆人皆賴其善

【疏】甫刑至賴之○正義曰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尚書甫刑篇
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
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
○注甫刑至其善○正義曰云甫刑即尚書呂刑也者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緇衣
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書爲呂刑者孔安國云
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
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
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
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爲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也者非也諸章
皆引詩此章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憑虛說義當詩意則
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引爲證也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意以
爲引類得象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風證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者依

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内惟一人乃爲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書傳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爲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孝經注疏挍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眞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捃摭以僅存而當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眞學者舍是固無繇闚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元舊有挍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挍務求其是元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挍勘記三卷釋文挍勘記一卷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臺孝經四軸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元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尙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尙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四十五人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經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中間八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行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石經孝經一卷

宋熙寧石刻孝經一卷是本張南軒所書不分章每行十一字末題熙寧壬子八月壬寅書付姪僩收時寓邵之癈寺居東齋南軒題

南宋相臺本孝經一卷 宋岳珂刊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附音釋卷末有木刻亞形篆書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印

正德本孝經注疏九卷 是本刊于明正德六年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注疏每格雙行行廿三字經文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冠大疏字於上每葉之末上題篇識皆元泰定間刊本舊式錯字甚多今挍正義無別本可據記中所稱此本者即據是刻而言

閩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嘉靖閩中御史李元陽刻分卷同正德本每半葉九行每章首行廿一字餘低一格每行二十字注同正義雙行每行亦二十字詳春秋左傳注疏挍勘記

重脩監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萬歷十四年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挍勘記

毛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崇禎己巳常熟汲古閣毛晉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挍勘記

孝經注疏卷一挍勘記

阮元撰　盧宣旬摘錄

孝經注疏卷第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熙寧石刻不載分章此本此行在第二行頂格疏另提行亦頂格閩本監本在第四行毛本在第三行並低一格疏文接第一字下提行處低二格後章並同鄭注本無第一第二等字釋文可證

以此章總標 監本毛本作標案作標不誤下標其同 樂歌竟爲一章 案今本說文作樂曲盡爲竟 郞夫孝始於事親也 閩本毛本作即夫是也 揚名之上 正誤上作義 因諫爭之臣 閩本監本毛本爭作諍案玉篇云爭諫也或作諍 即忠於事君也 案忠當作中 言

孝子事親之道紀也 正誤紀作終

自標巳字 監本毛本標作標是也案巳當作已 徵在既往廟見 案廟乃廟之譌閩本監本毛本作廟 蓋以孔子生而汙頂 監本毛本汙作汙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圩索隱謂圩音烏窊也白虎通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丘山葢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則作圩是也 而劉獻述張禹之義 監本毛本獻作瓛案宋欽宗諱桓兼避丸瓛洹等字此作獻承避宋諱故也 又以卯爲娶 監本毛本娶作聚 宋閔公 正誤閔作襄是也 右文孝經云 閩本監本毛本右作古不誤 曲禮有侍坐於先生 閩本監本毛本作先此本誤待今改正

言先代聖德之生 監本毛本生作王石臺本岳本作主

汝知之乎 岳本汝作女鄭注本同此正義本則作汝字 曾子避席曰 鄭注本避作辟用假借字與此本不同 敏達也 石臺本岳本閩本毛本達作達達從幸得聲幸音他葛反作達非也下仿此

夫孝德之本也 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本作夲石臺本注同案說文作本五經文字云經典相承從隸省作夲後同 人之行莫大於孝 案正義云此依

鄭注據釋文注入上有夫字是明皇所刪也

吾語汝 岳本汝作女 參性不聰敏 閩本聰字模糊監本毛本作聰俗字 云教之所生也者 案正誤生上補由字是也 以一管衆爲

要 浦鏜云下當脫參曾至之義○正義曰九字案下文劉炫疑正義二字之譌 性未達何足知此 盧文弨挍本下補依劉注也五字 然性未達 案然當言字之譌

已當全而歸之 石臺本岳本已作己是也

揚名於後世 唐石經世作世避唐太宗諱 光顯其親 石臺本岳本顯作榮案正義亦作榮 言能至其後 閩本監本毛本其作爲案注當作爲

未示其跡 閩本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 是終於立身也 正誤身下補也字是也

無念爾祖 鄭注本作毋念左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同此正義本則作無念 常述脩其功德也 正誤常作當 即言句曰武曰 閩本亦誤句監本毛本作勺是也

天子章第二

故摽居其首 監本毛本摽作標 亦曰天子 正誤亦作故是也

敬親者 宋熙寧石刻敬作敬追避宋翼祖諱

刑于四海 鄭注本刑作形此正義本則作刑于字監本毛本改於

柰何不敬 閩本監本毛本柰作奈案柰本果名假借爲柰何字俗作奈何非也 沈宏云 浦鏜云按陸氏注解傳述人當袁宏之誤 温清搔摩 閩本監本毛本清作清是也 肅肅悚慄 閩本監本毛本慄改悚 王者並相通否 案王宜作五 反相通也 正誤反作互 而言德教加於百姓 毛本於作于下同案經作於 不假旨保守也 浦鏜云旨疑言字誤案當作言 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 毛本於改于 案周禮

記爾雅正誤記上補禮字

楊之水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案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義當易意則引易毛本義作意非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孝經注疏卷一

孝經注疏卷第二

諸侯章第三

疏 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蓋諸侯之孝也 疏 在上至孝也○正義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不能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愼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盈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注諸侯至危也○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爲王國諸侯之國爲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孫叔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者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者言其爲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爲溢○正義曰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已用每事儉約不爲華侈則論語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愼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愼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

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無禮爲驕奢泰爲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注與溢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陵上慢下也皇侃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居則不奢以戒富若云制節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文也但驕由居上故戒貴云在上溢由無節故戒富云制節也○注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上釋云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則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左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言之云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明長爲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句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郎何龍柱棄非社稷也又條牒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並如條之說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恆須戒慎。

疏 詩云至薄冰○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注戰戰至戒懼○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戒下加慎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文也恐墜謂墜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也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慎者引詩大意如此

卿大夫章第四

疏 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 是故非法不

言非道不行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蓋卿大夫之孝也

疏非先王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偪下○正義曰服者身之表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彼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義也云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者案尚書皐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偪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偪故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七。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為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為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為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袞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兩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為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稱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為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為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

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注法言至敢也○正義曰法言謂禮法之言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言是也云德行謂道德之行者即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也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即王制云言偽而辯行偽而堅是也云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者釋所以不敢之意也○注言必至遵道○正義曰此依正義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注言行至擇也○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怨惡○正義曰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從而生○注三者至之祀○正義曰云三者服言行者也此謂法服法言德行也然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己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譴辱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虧不毀猶易立身難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揔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謂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為先德行為後也云禮卿大夫立三廟者義見末章云以奉先祖者謂奉事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謂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疏 詩云至一人○正義曰夫子既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注夙夜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古文懈惰也釋言文云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士章第五

疏 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言事父兼愛與敬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 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 以敬事長則順 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 蓋士之孝也

疏 資於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爲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至君同○正義曰云資取也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云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也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注移事至忠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也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注能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爲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

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逝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 疏 詩云至所生○正義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注忝辱至親也○正義曰云忝辱也釋言文所生謂父母也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者亦引詩之大意也

孝經注疏卷二校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二

諸侯章第三

諸諸列國之君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下諸字作侯是也

奢泰爲溢 監本泰作泰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從小者訛

然後能保其社稷 案臧琳云儀禮鄉射禮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孝經援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後不作后蓋依古文改之也 而和其民人 石臺本民作民避唐太宗諱 則長爲社稷之主 毛本長誤常

所以當守其貴 閩本監本毛本當作常案經作長

仁是稱識仁義 閩本監本毛本上仁字作人案當作人 皆謂華侈放恣也 閩本監本毛本放作放不誤毛本謂作爲非也 苴以白茅而與之 監本毛本下茅字作茅是也 共工氏之子曰句龍 案左傳之作有

如臨深淵 石臺本唐石經淵作渕避唐高祖諱 臨深恐墜 鄭注本作隊此正義本則作墜案隊墜古今字 履薄恐陷 監本陷作陥亦非正義並同石臺本岳本

毛本作陷是也 恒須戒懼 石臺本岳本懼作慎案正義亦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慎此注及疏標起止作戒懼非也 臨深恐薄墜履浮恐陷者 閩本

監本毛本薄墜履浮作墜履薄是也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石臺本法作灋案灋法古今字 言卿大夫遵守禮法 石臺本法作灋自此以下注文皆作法

然後能守其宗廟 釋文云本或作庿此正義本則作廟案說文云庿古文廟字

七服藻火 案七當作士 所謂三辰旌旗 監本旌作旂是也 祭社稷五祀則絺冕 案周禮絺作希注云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

皆畫以爲績 閩本毛本績作繢是也 凡七章 案上下文作几幾也此處亦不應作章 毳畫虎雉 閩本監本毛本雉作蜼是也 元者衣

無衣 正誤下衣作文是也 此依正義 浦鏜云正疑王字誤案浦說是也 後謂德行 正誤謂作論

懈惰也 石臺本作墮下同案華嚴音義上引作懈墮也與石臺本合 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 監本毛本寐作寐是也 釋古文 閩本

監本毛本古作詁是也 懈惰也釋言文 閩本監本毛本作惰也此本誤惰世今改正案今爾雅釋言惰作怠

士章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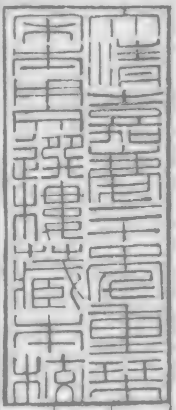
惟一呇十爲士 毛本惟作推呇作合案毛本是也 故禮辨名記曰 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下今辨同案禮記月令孟夏正義引作辯名記白虎通作別

名記

言事父非愛與敬也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非作兼不誤

又言事士之道 監本士作主亦誤閩本毛本作上 故愛敬双極也 閩本監本双作雙毛本作雙案毛本是也 廣雅曰位涖也 正誤云廣

雅作泣隸也案浦鏜所據乃俗本不知位泣取同聲之字為訓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泣下脫去也字遂與下條合而為一孝經正義可據也



孝經注疏卷二挍勘記終

新建生員杜纂挍

孝經注疏卷第三　　邢昺注疏

庶人章第六

疏　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用天之道　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　**分地之利**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　**此庶人之孝也**　庶人爲孝唯此而已

疏　用天至孝也○正義曰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注春生至道也○正義曰云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者此依鄭注也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安寧即藏閉之義也云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耘苗秋收則穫刈冬藏則入廩也○注分別至利也○正義曰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利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苽稻生於水○注身恭至不闕○正義曰云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云用節省則免飢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飢寒也云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者賦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也孟子稱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劉熙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又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也○注庶人至而已○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略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諸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疏　故自至有也○正義曰夫

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有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注始自至未有○正義曰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爲始庶人爲終也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於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率強之無不及也云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者此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已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說孝道包含之義廣大塞乎天地橫乎四海經言孝無終始謂難備終始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事可稱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行孝甚易無不及之理故非孝道不終始致必反之患也云言無此理故曰未有者此釋未之有之意也謝萬以爲無終始恒患不及未之有者少賤之辭也劉瓛云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及已者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歎少賤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今注以爲自患不及將有說乎荅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注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患爲禍也經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人之不已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左傳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尚以爲難則寡能無識固非所企也今爲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經通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荅曰來問指淫凶悖慝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美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儻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爲具美無宜卽同淫慝也古今凡庸詎識孝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今皆及於灾便是比屋可貽禍矣而當朝通識者以爲鄭注非誤故謝萬云言爲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諦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包於上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昧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千載方期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爲虛說者與制有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已者哉

三才章第七

疏 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疏 曾子曰至而治○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揔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經常也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節人之所法是天地之常義也聖人司牧黔庶故須則天之常明因依地之義利以順行於天下是以其爲教也不待肅戒而成也其爲政也不假威嚴而自理也○注參聞至大也○正義曰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參既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爲大也○注經常至義也○正義曰云經常也利物爲義者經常即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爲義也云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所常德也云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以時運轉於天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土地之利言孝爲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大叔荅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注天有至行也○正義曰云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明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也云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也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之利也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常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常也○注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者上文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者故云法天明以爲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爲義釋地之利也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兼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制旨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

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元缺十字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天利之性也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塗而一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爲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

疏 先王至知禁○正義曰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迹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注見因至易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注君愛至親者○正義曰此依王注也言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注陳說至行之○正義曰易稱君子進德脩業又論語云義以爲質又左傳說趙衰薦郤縠云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且德義之利是爲政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爲羣情所慕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注君行至不爭○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競也○注禮以至睦矣○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檢之檢之謂檢束也言心跡不違於禮樂則人當自和睦也○注示好至犯也○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者案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爲也云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者謂人知好惡而不犯禁令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疏 詩云至爾瞻○正義曰夫子既述先王以身率下先及大臣助君行化之義畢乃引小雅

節南山詩以證成之赫赫明盛之貌也是太師尹氏也言助君行化爲人模範故人皆瞻之○注赫赫至之也○正義曰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者此毛傳文太師太傅太保是周之三公尹氏時爲太師故曰尹氏也云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者引詩大意如此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此章再言先之是吾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道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爲政也案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大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後引周禮稱三公無官屬與王同職坐而論道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傳曰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言九體若身君任股肱臣戴元首之義也故禮緇衣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之引詩書是明下民從上之義師尹大臣也一人天子也謂人君爲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助行之者人之從上非惟從君亦從論道之大臣故并引以結之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大師之什今不敢也

孝經注疏卷三挍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三

庶人章第六

案即府吏之屬　閩本監本毛本案即作兼包吏作史是也　爵列之以爲士有員位　閩本監本毛本爵列作嚴植是也　人謂衆民　閩本監本毛本作人無限極　故士以下以爲庶人　閩本監本毛本下以字作皆是也

秋斂冬藏　石臺本作秋收鄭注本同案正義云此依鄭注也則當作秋收岳本改爲秋斂非此作斂斂歛乃正俗字　四事順時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四作舉是也此本正義亦誤作四

原隰之宜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各盡所宜是也

用節省則兄飢寒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兄作兒不誤閩監毛本飢作饑案當作飢公賦時充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時作既不誤岳本充改足監本誤

充則篤養不闕矣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篤作私矣是衍文

庶人之孝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之作爲是也止此而已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止作唯案正義正作唯用人至孝也閩本監本毛本人作

天不誤言庶人服田力釋閩本毛本釋作穡是也謹身其道閩本毛本身作愼閩監毛本道作身是也節省用而以供養其父母閩本

監本毛本省下有其字無而字以畜養爲事閩本監本毛本事作義秋斂冬藏孝閩本監本毛本孝作者是案鄭注本作秋收此作秋斂非也此四事順

時天道也天云閩本監本毛本四事順時天道也作依鄭注也爾雅釋不誤夏爲長統閩本監本毛本統作毓案爾雅作贏釋文云本亦作贏秋爲收斂

案爾雅斂作成冬爲肅殺閩本監本毛本肅殺作安寧是也安養閉藏地之義也閩本監本毛本養作寧即無地字是也云四事順時閩本監本

毛本四作舉案當作舉謂服百畝之事閩本監本毛本服百作舉農是也春三則爲種閩本監本毛本三作生爲作耕不誤夏長則耘苗閩本監本

毛本耘作芸案說文䅽字注云除苗間穢也或从芸作䎮今字省艸作耘閩本以下作芸非也秋收則獲刈閩本獲作穫是也刈字閩監毛本改割冬藏則入藁也

閩本監本毛本藁作稾此依魏注也閩本監本毛本魏作鄭案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見大平御覽卷三十六初學記卷五唐司馬貞議及釋文所引皆云鄭注此本作魏注非是

其種宜稻梁閩本監本毛本種作穀粱閩本毛本作粱案作梁亦非周禮作麥此分地之利者也閩本監本毛本作也者此本誤倒今改正此依本傳

也閩本監本毛本作孔不誤則兄飢寒者監本毛本飢改饑下同庶人無故不食珍也閩本監本毛本作食珍是此本誤合吻今改正淡三年之

排閩本監本毛本淡作及排作耕不誤以三年繼之通閩本監本毛本三下有十字無繼字是也民無采色閩本監本毛本采作菜案古多以采爲菜二年賦

用足閩本監本毛本二年作云公用作既毛本足作充是也閩本毛本誤克則私養不闕者閩本監本毛本作養不闕此本誤力於謂常省節財用

閩本監本毛本作常省節財用此本誤黨有庠然後今改正公家取稅亦足閩本監本毛本取作賦亦作充是也而私養父母不闕之也監本毛本之作

之是也　孟子曰閩本監本毛本曰作稱非　劉熙注云正誤劉熙作趙岐是也　又云公事已案方敢逌私事是也閩本監本毛本已案方作畢然後逌作治不誤　此言惟此而已閩本監本毛本惟作唯與注文合　無贊諸也閩本監本毛本贊諸作贊詞不誤

故從天子已下閩本監本毛本已作以　杠鼎之力閩本監本毛本杠作扛是也　若率強之無不及也段玉裁云率當作牽　說孝道包含之義浦鏜云說上當脫禮記二字　劉獻云閩本監本毛本獻作瓛　諸家皆以爲惠及身閩本監本毛本惠作恵不誤　惡禍

可必及之閩本監本毛本可作何　是謂能食閩本監本毛本食作養是也　十載方期一遇閩本監本毛本十作千是也　制有曰案有當作旨唐元宗孝經制旨一卷見唐書藝文志

三才章第七

人之常德石臺本常作恒岳本同案作常避宋諱正義引易恆其德貞作常其德貞皆仍宋刻之舊

其政不嚴而治石臺本治作治避唐高宗諱　孝是人所常德也正誤所作之　明臨於下正誤明作照是也　以晨羞夕膳也正誤也作而屬下讀　無以常其利此本其字下空十一字非也　天利之性也閩本監本天作夫亦誤毛本作大

人之易也鄭注本人作民正義云此依鄭注也則當作民案注作人避唐太宗諱

禮以檢其跡毛本檢作撿避所諱正義同下仿此

故須身行傳愛之道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博是也　又道之以禮樂之教閩本監本毛本道作導　又論語曰義以爲質按論語釋文出爲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此與釋文合　當用禮以檢之此本之下空一字非也

先及大臣正誤先作次　古語或謂人具爾瞻浦鏜云古語或謂四字疑衍文下何則疑謂字之誤　陳之道之示之閩本監本毛本道作

導是也臣哉鄰哉臣哉鄰哉閩本監本毛本下臣鄰字作鄰臣是也言大體若身正誤大作同是也

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

孝經注疏卷三校勘記終

新建生員任鰲校

孝經注疏卷第四

孝治章第八

邢昺注疏

【疏】正義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疏】子曰至先王○正義曰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爲事訖更別起端首故也言昔者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教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懽心謂各脩其德盡其懽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考祖○注言先至孝理○正義曰此釋孝治之義也國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尚書洪範云睿作聖左傳照臨四方曰明昔者非當時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汎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事義相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注小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義也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斯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案尚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云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增之捴建五等時九州界狹故土惟三等則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增諸侯之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然據鄭玄夏殷不建子男武王復增之也案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則小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況此諸侯則至卑也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兼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盡來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案周禮掌客云王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三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唯上介有禽獻其卿大夫士有特來聘問

者則待之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是皆廣敬之道也○注萬國至祭也○正義曰云萬國舉其多也者此依魏注也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伯七十三國也孝經稱周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云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者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和者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云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又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又云內金示和也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今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又云束帛加璧尊德也注云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又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注云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又云金次之見情也注云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又云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注云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貢丹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又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注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傳云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又周頌曰駿奔走在廟此皆助祭者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

【疏】治國者至先君○正義曰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輕侮於鰥夫寡婦而況於知禮義之士民乎亦言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懽悅以事其先君也○注理國至士乎○正義曰云理國謂諸侯也者此依魏注也案周禮云體國經野詩曰生此王國是其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云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者案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微賤之者國君尚不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詩云彼都人士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況惜有知識之人不必居官授職之士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謂民中知禮義者○注諸侯至享也○正義曰云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百姓之懽心也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是也云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

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

疏治家者至其親○正義曰說卿大夫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懽心以承事其親也○注理家至貴者○正義曰云理家謂卿大夫者此依鄭注也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云臣妾家之賤者案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為奴婢是家之賤者也云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君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注卿大夫至奉養○正義曰云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是位以材進也云受祿養親者若能孝理其家則受其所稟之祿以養其親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者謂小大皆得其懽心小謂臣妾大謂妻子也云助其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所以言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輕侮欺陵故曰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卿大夫況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況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況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況家人之貴者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懽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上敬下懽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言明王以孝為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

疏夫然至如此○正義曰此總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其下則諸侯以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得懽心親若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降生感動昭昧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能致如此之美○注夫然者

至其祭。正義曰云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懽心者此謂明王諸侯大夫能行孝治皆得其懽心也云則存安其榮者釋生則親安之云没享其祭者釋祭則鬼享之也。注上敬至而起。正義曰此釋天下和平以皆由明王孝治之所致也皇侃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爲妖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注言明至福應。正義曰云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者案上文有明王諸侯大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云故致如此福應者福謂天下和平應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

疏 。詩云至順之。正義曰夫子述昔時明王孝治之義畢乃引大雅抑篇讚美之也言天子身有至大德行則四方之國皆順而行之。注覺大至行之。正義曰云覺大也此依鄭注也故詩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是以覺爲大也云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者言引詩之大意如此也

孝經注疏卷四挍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四

孝治章第八

言先代聖明之王 石臺本王作主

主偁接之以禮 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主作王

故得萬國之懽心 鄭注本作歡此正義本則作懽萬石臺本作万注同按唐人千萬字多作万 萬國舉其多也 岳本多改作大數非是 皆得歡心 石臺本岳本毛本歡作懽是也 則指行孝王之考祖 正誤作祖考 古曰在昔曰先民 正誤重昔字依國語增也 還指首章之先王也 閩本監本毛本作指此本誤有今改正 王公饔餼九牢 案周禮掌客王作上 飱五牢 案當作飧从夕从食下同 子男饔五牢 案五上脫餼字當依周禮補 唯上介有禽獸 閩本監本毛本作上此本誤止今改正案周禮獸作獻 有千七伯七十三國也 閩本監本毛本伯作

百粢禮記作百　和者禮器云正誤和作知　荊楊二州貢金三品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案王肅云今人多作揚从才攷廣雅云揚揚也毛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然則毛傳楊激揚也正廣雅之所本而郭忠恕佩觿曰楊櫛也亦州名是郭所據書作楊後人因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之云改爲揚州不知古今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則州名當依古從木也

楊州貢篠蕩閩本毛本篠蕩作篠簜是也監本篠作篠不成字案說文作筱隸變篠陸德明釋文云簜或作蕩

理國謂諸侯也案經作治注作理避所諱

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石臺本享作亨　言微賤之者正誤作言國之微者又云下國字衍　此皆況惜有知識之人閩本監本毛本況惜作說指

妻者君之主也正誤君作親是也　簀稻案禮記作簀諸本從竹非也　黍粱毛本粱作梁不誤　若親以終沒浦鏜云以當巳字之誤非也

故況列國之貴者閩本監本毛本作列此本誤則今改正

祭則鬼享之石臺本享作亨注同案亨通之亨亨烹飪之亨烹獻亨之享古多作亨　上孝理皆得懽心閩本監本毛本同石臺本岳本作然上孝理正義同

讚或之也閩本監本毛本作贊美之也　使四方之國正誤使作則

孝經注疏卷四挍勘記終

新建生員杜鰲挍

孝經注疏卷第五

邢昺注疏

聖治章第九

疏 正義曰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者德之本也孝莫大於嚴父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疏 曾子至其人也○正義曰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否也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惟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注貴其至物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案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注萬物至父也○正義曰云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云人倫資父爲天者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鄭玄曰父者子之天也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杜預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云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尊謂崇也嚴敬也父既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注謂父至人也○正義曰云謂父爲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也云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者但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殊說案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

以配之也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言無大於孝者

疏 昔者至孝乎○正義曰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祭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既明聖治之義乃揔其意而荅之也周公聖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注后稷至配之○正義曰云后稷周公之始祖也者案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脩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案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云郊謂圜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圜丘南郊也云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者案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案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又云郊祭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啓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預迎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駮之曰案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

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嚴父之義也且徧窺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圓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圓丘言於郊爲壇以象圓天圓丘即郊也郊即圓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勑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圓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圓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伏以孝爲人行之本祀爲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頃脩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爲長從衆則鄭義已久王義其聖證之論鄭義其於三禮義宗王鄭是非於禮記其義文多卒難詳縷說此略據機要且舉二端焉。注明堂至之也。正義曰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者案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云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者五方上帝即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案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媟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以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案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即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案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即八節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即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六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注君行至祭也。正義曰云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云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也者謂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脩其職貢方物也案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亦是助祭之義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

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傳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其所因者本也

本謂孝也

疏 故親至本也。正義曰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年教之則明不教則昧言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膝下之時於是父母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也是以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愛故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治也然其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注親猶至母也。正義曰云親猶愛也者據以親爲父母故云親猶愛也云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者案內則云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孩而名之案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云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之時也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生也云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者春秋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猶道也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者案禮記內則子能飲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爲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注聖人至愛也。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也云出以外傳者案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鄭云外傳教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案十年出就外傳指命士已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云趨而過庭以教敬也者言父之與子於禮不得常同居處也案論語云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故注約彼文以爲說也云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者此並約內則文案彼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鄭注云須臥乃斂之也襡韜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懸枕則置篋中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注聖人至理也

○正義曰云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者聖人謂明王也聖者通也稱明王者言在位無不照也稱聖人者言用心無不通也順羣心者則首章以順天下是也以行愛敬者則天子能愛親敬親者是也云制禮則以施政教者則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蓋言王化順此而行也言亦者三才章已有成理之言故云亦也○注本謂孝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導之斯通壅之斯蔽故先王慎其所養於是乎有胎中之教膝下之訓感之以惠和而日親焉期之以恭順而日嚴焉夫親也者緣乎正性而達人情者也故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範則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謂其本於先祖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謂父為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

疏父子至重焉○正義曰此言父子恩親之情是天生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易稱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又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父母生已傳體相續此為大焉言有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為重也○注父子至之義○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言父子相親本於天性慈孝生於自然既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為嚴君也○注父母至於斯○正義曰案說文云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於前也此則傳續之義也○注謂父至於斯○正義曰上引家人之文言人子之道於父母有嚴君之義此章既陳聖治則事繫於人君也案禮記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義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者言既有天性之恩又有君臣之義厚重莫過於此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為悖也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

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言悖其德禮雖德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

疏故不至貴也○正義曰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能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是教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謂悖德悖禮也唯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

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注言盡至悖也○正義曰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者案禮記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是知人君若違此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注善謂至禮也○正義曰云善謂身行愛敬也者謂身行愛敬乃爲善也云凶謂悖其德禮也者悖猶逆也言逆其德禮則爲凶也○注言悖至貴也○正義曰云悖其德禮者此依魏注也謂人君不行愛敬於其親鄭注云悖若桀紂是也云雖得志於人上者君子之不貴也者言君子如此是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篡逆之禍言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

君子則不然不悖德禮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民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

疏 君子至政令○正義曰前說爲君而爲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爲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脩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注不悖德禮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言君子舉措皆合德禮無悖逆也○注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者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也○注立德至可法也○正義曰此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知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者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已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注容止至度也○正義曰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者此依孔傳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即儀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案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

中矩動云反行也宜圓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云進退動靜也者進退動[illegible]
易乾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
進退則動靜也云不越禮法則可度也者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注君行至君也○正義
曰云君行六事臨撫其人者言君施行六事以臨撫下人六事即可度以上之事有六也云則下
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者案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儀之事備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
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
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敘君之威儀也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
義同也○注上正至行也○正義曰云上正身以率下者此依孔傳也論語孔子對季康子曰子
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正其身之義也云下順上而法之者言
正其身以率下則下人皆從之無不法。則德教成政令行也者言風化當如此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為人法則

疏 詩云至不忒○正義曰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鳲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
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注淑善至法則○正義曰云淑善也忒差也此依鄭注也淑善釋詁文
釋言云爽差也爽忒也轉互相訓故忒得為差也云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為人法則者亦言引詩
大意如此也

孝經注疏卷五校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五

聖治章第九

參問明王孝理 岳本參改作曾子石臺本問作聞是也監本王誤至 更有大於孝不 岳本不作否

杜預左氏傳曰 案曰上當有注字

郊謂圜丘祀天也 監本祀誤配

各以其職來祭毛本職作職案職俗職字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正義本來下有助字禮記禮器正義公羊傳十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注引並作各以其職來助祭注云各脩其職來助祭也是經文本有助字石臺本脫諸本仍之

云后稷周公之始祖也者案公字衍文

姜原閩本監本毛本作姜嫄

冰上飛鳥以其翼覆鷹之監毛本鷹作藉案史記周本紀鷹作薦

黎民阻饑案史記周本紀阻饑作始飢此作阻依古文尚書改非是段玉裁尚書撰異云今文尚書作祖飢其證有五五帝本紀曰黎民始飢一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二也孟康注漢書曰祖始也古文言阻三也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四也毛詩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五也

圜鍾爲宮監本毛本鍾作鐘五經文字云鐘樂器鍾量名今經典或通用鍾爲樂器案開成石經凡樂器之鐘皆作鍾

周公攝政踐祚而治監本毛本祚作阼是也

無主不行案公羊傳主作匹注云合也

威仰太帝儀禮經傳通解續下有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著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廿五字

王義其聖證之論鄭義其於三禮義宗案其並具字之誤

於禮記其義文多盧文弨挍本文作尤

挍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正誤其二端注明堂作堂位昔者周公是也

鄭炫云案炫當作元下同

夏后曰世室案曰當作氏

以茅蓋屋閩本監本毛本蓋作葢是也九經字樣云說文蓋从艸从盇張參五經文字又公害翻並見廿部廿音草明皇御注孝經石臺亦作葢今或相承作盖者乃從行書譌俗不可施於經典今孝經作葢

八牖者即八節也正誤即作象

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閩本監本毛本藉作籍按月令作藉

六月西方成案六當作九

注云絲帛也案帛當作象

故親生之膝下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監本膝作膝是也下倣此

懸衾篋枕石臺本亦作懸篋作匧岳本作縣案當作縣隸書从竹字往往作廾如制節謹度之節石臺本作莭此篋字亦隸體也

子能歙食案歙當作飲讀如字下食音嗣或疑與下食字重遂改爲飲

九年教之數目監本毛本目作日不誤

云出以外傳者監本毛本外作就是也

鯉趨而過庭正誤云下脫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廿九字

懸衾篋枕閩本監本毛本作衾此本誤食今改正案內則懸作縣懸俗縣字

以教愛者也者案注無上者字此衍文也疾痛疴癢案禮記作苛癢無宜待教浦鏜云無宜疑誤或宜爲容字之誤是嚴多而愛殺也閩本監本毛本作愛此本誤戚今改正不和親則忘愛正誤和作教聖人謂明王也閩本監本毛本作王此本誤正今改正

此言父子恩親之情正誤親作愛同君之敬閩本監本毛本作君之此本二字誤倒今改正君之於太子也案禮記太作世然後

兼天下而有之者案禮記無者字此誤衍

君子之不貴也岳本之下增所字案正義亦無浦鏜云脫所字非也是知人君若達此盡愛敬之道閩本監本毛本達作違此下有不字是也言君子如此浦鏜云君子當人君誤是也言聖人君子之所不貴浦鏜云言當亦字誤是也

臨撫其人岳本撫作於案正義亦作撫岳本非也道者陳悅也閩本監本毛本者作謂不誤悅作說此立德行義正誤此作偕云是也

徐生善爲容漢書儒林傳容作頌案頌正字容假借字威儀不差夫也閩本監本毛本夫作失是也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孝經注疏卷五挍勘記終

新建生員杜熬挍

孝經注疏卷第六

紀孝行章第十　邢昺注疏

疏 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人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平居必盡其敬 養則致其樂 就養能致其權 病則致其憂 色不滿容行不正履 喪則致其哀 擗踊哭泣盡其哀情 祭則致其嚴 齊戒沐浴明發不寐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五者闕一則未爲能

疏 子曰至事親○正義曰致猶盡也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家之時也當須盡於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孝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詈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攀號毀瘠終其哀情也若卒哀之後終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有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注平居必盡其敬○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后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皆是盡敬之義也○注就養能致其權○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權○注色不滿容行不正履○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禮記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此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不安世子色憂不滿容此注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擬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注擗踊至哀情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並約喪親章文其義具於彼○注齊戒至不寐○正義曰此皆說祭祀嚴敬之事也案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祭祀如此也○注五者至爲能○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凡爲孝子者須備此五等事也五事若闕於一則未爲能事親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 莊當敬以臨下也 爲下不亂 當恭謹以奉上也 在醜不爭 醜衆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衆也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

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謂以兵刃相加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

疏事親至孝也○正義曰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爲驕溢之事爲臣下者不可爲撓亂之事在醜輩之中不可爲忿爭之事是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辟在醜輩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注醜衆也爭競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醜衆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注謂以兵刃相加○正義曰此依常義案左傳云晉范鞅用劍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刃劍之屬謂之兵也必有刃堪害於人則左傳齊莊公請自刃於廟是也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刃相讎害也○注三牲至非孝也○正義曰云三牲太牢也者三牲牛羊豕也案尚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牲爲太牢也云孝以不毀爲先者則首章不敢毀傷也云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云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疏正義曰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皐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問喪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次之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要君者無上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聖人制作禮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非孝者無親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言人有上三惡豈唯不孝乃是大亂之道

疏子曰至道也○正義曰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凡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無心遵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卉木無識尚感君政禽獸無禮尚知戀親況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爲大焉故曰此

大亂之道也○注五刑至不孝○正義曰云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者此依魏注也此五刑之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顙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剕釋言云剕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刼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案說文云臏膝骨也刖臏謂斷其膝骨此注不言臏而云剕者據呂刑之文也云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於不孝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案檀弓云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既云學斷斯獄則明有條可斷也何者易序卦稱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自屯蒙至需訟即爭訟之始也故聖人法雷電以申威刑所興其來遠矣唐虞以上書傳靡詳舜命皐陶有五刑五刑斯著案風俗通曰皐陶謨是虞時造也及周穆王訓夏里悝師魏乃著法經六篇而以盜賊爲首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前世不忘後世爲式而安宏不孝之罪不列三千之條中今不取也○注君者至無上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案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者皆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己是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注聖人至法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注善事至親也○正義曰孝爲百行之本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親愛之心也○注言人至之道○正義曰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

疏 正義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右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疏 子曰至於禮○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要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注言教至悌也○正義曰言欲民親愛於君禮順於長者莫善於身自行孝悌之善也○注風俗至於樂○正義曰云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者子夏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韋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大人風聲故謂之風隨其趣舍之情欲故謂之俗詩序又曰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是入樂聲之義也云變隨人心正由君德者詩序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性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遂吟以風上也受其風上而行其失乃行禮義以正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治是正由君德也云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者詩序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理治及忽怠者皆是因樂而彰也案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樂性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六英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於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注禮所至下也○正義曰云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者此依魏注也禮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云故可以安上化下也者釋安上治民也制旨曰禮殊事而合敬樂異人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教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

耳夫豈禮樂之然乎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之本也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

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

道也疏禮者至道也○正義曰此承上莫善於禮也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也人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即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注敬者禮之本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曲禮曰毋不敬是也○注居上至悅也○正義曰云居上敬下者案尚書五子之歌云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謂居上位須敬其下云盡得懽心故曰悅也者言得懽心則無所不悅也案孝治章云故得萬國百姓及人之懽心是也舊注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

孝經注疏卷六挍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六

紀孝行章第十 正義云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次聖人之後 案人當作治

擗踊哭泣 石臺本踊作踴監本泣誤立案說文有踊無踴

齊戒沐浴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齊作齋

謂平常居處家之時也當須盡於恭敬 正誤處下有在字無也字於作其 致親之孝 正誤孝當作懽是也 敬進甘脆而后退 諸本作進此本誤道今改正毛本后改後 言孝子冬溫夏清 閩本毛本清作凊是也 此古之世子 浦鏜云此當記字誤 其有不安

止閩本監本毛本止作節是也雖儗人非其倫閩本監本毛本儗改擬案作儗是也以舉重以明輕之義也毛本上以字作亦是也其

義與於彼正誤與作具是也

謂以兵刃相加監本刃誤不

此則刃劒之屬正誤刃作刀依左傳注改

五刑章第十一

又禮記問喪云案問喪當作服問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案此二句誤倒當乙轉

君者臣之禀命也石臺本之作所岳本監本毛本禀作稟與石臺本合

聖人制作禮樂石臺本岳本樂作法

尙感君政正誤政作仁割其顙而涅之曰墨案割當作刻釋言云刵刖也案爾雅刵作䠋說文亦作䠋與椓去其陰監本毛本椓作㧻案說文作斀云去陰之刑也玉篇作劅云刑也今書呂刑作椓尙書攈異作劅縣云今本劅作椓此唐天寶三載衞包所改也孔訓劅爲椓陰衞妄謂劅古字椓今字以椓改劅而宋開寶五年又改釋文大書劅爲椓矣正義亦遭天寶後改從衞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卷二引鄭本尙書劓刵劅剠此篇云劅椓人陰是其證也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宋王應麟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始於隋案說文云臏膝骨也說文臏作髕膝作䣛案臏者髕之俗字則臏謂斷其膝骨閩本監本毛本則作刖是也以厲萬民之罪案厲當作麗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監本官作宮是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

故以右章閩本監本毛本右作名是也化行而後徧彰正誤徧作德是也

莫善於悌鄭注本作弟此正義本則作悌

此夫子述廣要之義正誤要下補道字是也隨其越舍之情欲監本毛本越作趨是也於樂之聲節正誤於作則禮云正誤云上補記字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禮記辨作別制百口閩本監本毛本作樂記云樂異人而同

愛案人當作文同禮記作合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毛本而誤則

入明敬功至廣閩本監本毛本入作又是也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illegible]藏本校

孝經注疏卷六校勘記終

新建生員杜煦校

孝經注疏卷第七

廣至德章第十三　　邢昺注疏

疏　正義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舉孝悌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疏子曰至君者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聖人君子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為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為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注言教至於外○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祭義所謂孝悌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閭巷是流於外○注舉孝至父兄也○正義曰云舉孝悌以為教者此依王注也案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此即謂發諸朝廷至乎州里是也云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者言皆敬也案舊注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為教孝悌之禮案禮教敬自有明文假令天子事三老蓋同庶人倍年以長之敬本非教孝子之事今所不取也○注舉臣至君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案祭義云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者諸侯列國之君也君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為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為將教為臣之道固須天子身行者案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郊祭之禮冊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疏詩云至者乎○正義曰夫子既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大雅泂酌之詩以贊美之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為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案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

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别起歎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注愷樂至母也○正義曰愷樂悌易釋詁文云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者亦言引詩大意如此蒼生尚書文謂天下黔首蒼蒼然衆多之貌也孔安國以爲蒼蒼然生草木之處今不取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疏 正義曰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至德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孝事君則忠）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長則順）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是以行成於内而名立於後世矣（脩上三德於内名自傳於後代）

疏 子曰至世矣○正義曰此夫子廣述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者故資孝爲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資悌爲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爲政可移於績以施於官也是以君子居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内則令名立於身没之後也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注以孝事君則忠○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注以敬事長則順○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亦士章之敬悌義同已具上釋然人之行敬則有輕有重敬父敬君則重也敬兄敬長則輕也○注君子至官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論語云君子不器言無所不施○注脩上至後代○正義曰此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言此三德不失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爲傳者立謂常有之名傳謂不絶之稱但能不絶即是常有之行故以傳釋立也

諫諍章第十五

疏 正義曰此章言爲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爭也曾子問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爭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

乎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疏曾子至孝乎。○正義曰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已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教令亦可謂之孝乎疑而問之故稱乎也尋上所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幷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跡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參體貌而兼取所以幷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即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人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御明前理而下有其趣故言夫以起之劉瓛曰夫猶凡也○注事父至問之○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爲父案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以成疑疏證曾子有可問之端也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不爭則非忠孝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疏子曰至孝乎○正義曰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乖僻。諫爭之義因乃諮而荅之曰汝之此問是何言與再言之者明其深不可也旣諮之後乃爲曾子說必須諫爭之事言臣之諫君子之諫父自古攸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諫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政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德諸侯有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諫爭之臣三人雖無道亦不失於其家士有諫爭之友則其身不離遠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爲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之又結此以荅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

爲孝乎言不得也案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
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
所以不稱先王也○注有非至不義○正義曰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諫是成父之不義云理所
不可故再言之者義見於上○注降殺至國也○正義曰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謂天
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
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爲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之主季梁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
臣不亡其國舉中而率則大夫天子從可知也不言國家嫌如獨指一國也國則諸侯也家則大
夫也注貴省文故曰家國也案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案文
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
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
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是之四輔兼三公以充
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
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
非經義劉炫云案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
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者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之百辟惟
許七人是天子之佐乃少於匹夫也又案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冏命
穆王命伯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
也疑丞輔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案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敘羣司顧命總名卿士左傳
不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鄰孔注尚書以四鄰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
云龍師鳥紀曲禮云五官六大無言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周禮何以
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左傳稱周主中。父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師曠說匡諫之事
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
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也然父有爭子士有爭友
雖無定數要一人爲率自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如禮之降殺故舉七五三人也劉炫
之讜義雖合通途何者傳載忠言比於藥石逆耳苦口隨要而施若指不備之員以匡無道之主
欲求不失其可得乎先儒所論今不取也○注令善至善名○正義曰令善也釋詁文云益者三
友論語文即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是也云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者論語云子貢問友子曰
忠告而善道之言善名爲受忠告而後成也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即不失也○
注父失至不義○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
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以正道

免陷於不義也

孝經注疏卷七挍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七

廣至德章第十三

言教不必家到戶至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李善注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引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見之又注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引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石臺本門改家諸本仍之

則天下之爲君者 正誤爲下補人字是也 至乎閭巷 案禮記作州巷下作州里亦非 案禮教敬 正誤敬作孝 若朝覲於王 閩本監本毛本若作君是也

詩云凱弟君子 閩本監本毛本凱弟作愷悌

皇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 閩本監本毛本結作結是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次德之後 案次下脫廣至二字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正義曰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案釋文注云讀居家理故治與上異讀似陸氏所據本亦無故字後人依石臺本增入非也

此夫子廣述揚名之義 案當作述廣 可移於績 正誤於作治是也 居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 正誤居作若是也 此一章之文 正誤一改士是也 亦士章之敬悌義同 案敬悌當作孝順

諫諍章第十五 石臺本唐石經岳本作爭案正義前後並作諫爭經爭臣爭友爭子今本白虎通引並作諍非

皆諫諍也 案當作爭 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 諸本因作問依正誤改

故疑而問之 岳本之下有也字衍文 夫孝人之經 案人當作天 劉獻曰 閩本監本毛本獻作瓛案作獻避所諱

子曰是何言與 鄭注本作歟用正字此正義本作與則用假借字

不失其天下 石臺本無其字釋文同案正義本無其字漢書霍光傳云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陸德明云或作不失其天下其字衍耳 則身不離於令

名 鄭注本無不字與此不同說詳釋文挍勘記

則身不陷於不義 閩本陷作陥注及正義同石臺本唐石經案熙寧石刻岳本監本毛本作陷是也

陳諫爭之義 正誤陳作非是也 鬼神之主 正誤之作乏 則見之四輔 正誤見作記 商命 閩本監本毛本商作冏是也下同 揔名

卿七 監本毛本揔作總七作士案作士是也 左傳稱周主申父之爲太史也 毛本父作甫案主申父當作辛甲 瞽爲詩 閩本監本毛本

作瞽此本誤鼓今改正 以匡無道之主 閩本監本毛本作匡此本誤宦今改正

孝經注疏卷第八

感應章第十六

邢昺注疏

疏 正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事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也前章論諫諍之事言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脩身慎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爭之後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致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祐故曰彰也

疏 子曰昔者明王至神明彰矣○正義曰此章夫子述明王以孝事父母能致感應之事言昔者明聖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言能明天之道故易說卦云乾為天為父此言事父孝故能事天明是事父之孝通於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為地為母此言事母孝故事地察則是事母之道通於地也明王又於宗族長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王之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經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為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聰明也○注王者至察也○正義曰云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者此依王注義也案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云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者謂蒸嘗以時疏數合禮是敬事宗廟也既能敬宗廟則不違犯天地之時若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注君能至化理○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注事天至彰也○正義曰誠。和也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不降福應以祐助之是神明之功彰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注約諸文以釋之也案此則神感誠當為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禮君讌族人與父兄齒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言能敬事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

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脩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故曰無所不通

疏 故雖至不通。○正義曰故者連上起下之辭以上文云事父孝又云事母孝又云長幼順所以於此述尊父先兄之義以及致敬與脩身之道兼言鬼神之著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也言王者雖貴為天子於天下宗族之中必有所尊之者謂天子有諸父也必有所先之者謂天子有諸兄也宗廟致敬是不忘其親脩身慎行是不辱其祖考故能致敬於宗廟則鬼神明著而歆享之是明王有孝悌之至性感通神明則能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然諫爭。兼有諸侯大夫此章唯稱王者言王能致應感則諸侯已下亦當自勉勗也○注父謂至齒也○正義曰云父謂諸父兄謂諸兄者父之昆弟曰伯父叔父已之昆曰兄其屬非一故言諸也詩曰以速諸父又曰復我諸兄是也云皆祖考之胤也者案曲禮曰父死曰考言父以上通謂之祖考胤嗣也謂其廟未毀其胤皆是王者之族親也云禮君讌族人與父兄齒也者此依孔傳也案詩序角弓父兄刺幽王蓋謂君之諸父諸兄也古者天子祭畢同姓則留之謂與族人讌。故其。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是天子讌族人也又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人亦以尊卑為列齒於父兄之下也○注言能至親也正義曰案禮記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是不忘親也禮記大傳稱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注天子至業也○正義曰云天子雖無上於天下者此依正。注也禮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謂普天之下天子至尊也云猶脩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者案禮記祭義云父母既沒沒慎行不辱先也盛業謂先祖積德累功而有天下之業上言必有先也先兄也此言恐辱先也是先祖也○注事宗至著也○正義曰云祖考來格者尚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宗廟能恭敬則祖考之神來格詩曰神保是格報以景福亦是言神之至云享於克誠故曰著也者享於克誠尚書太甲篇文孔傳云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皆招著之義上言宗廟致敬謂天子尊諸父先諸兄致敬祖考不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注以為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玄遠難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也亦謂之

神案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注能敬至不通○正義曰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者敬宗廟爲孝順長幼爲悌此極孝悌之心也云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至性如此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疏】詩云至不服○正義曰夫子述孝悌之事應感之美既畢乃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贊美之自從也言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不服之者以明無所不通詩本文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則雍東北服對句爲韻而皇侃云先言西者此是周詩謂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爲西伯又爲西都自西而東滅紂恐非其義也○注義取至化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德化流行則無不通服義從化即無思不服言服明王之義從明王之化也

事君章第十七

【疏】正義曰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升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應感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 上謂君也 **進思盡忠** 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 **退思補過** 君有過失則思補益 **將順其美** 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 **匡救其惡** 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 **故上下能相親也** 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

【疏】子曰至親也○正義曰此明賢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進見與謀慮國事則思盡其忠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已之職事則思補君之過失其於政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故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子也○注上謂君也○正義曰此對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彼上謂凡在已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謂君也○注進見至忠節○正義曰此依韋注也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節操也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言臣常思盡其節操能致身授命也○注君有至補益○正義曰案舊注韋昭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

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案左傳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衮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爲勝故易舊也○注將行至行之○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案孔注尚書大誓云肅將天威爲敬行天罰是將訓爲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注匡正也救止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匡正釋詁文也馬融注論語云救猶止也云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者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注下以至相親○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書曰居上克明爲下克忠是其義也左傳曰君義臣行如此則能相親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蹔忘也

疏 詩云至忘之○正義曰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隰桑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心之愛君不謂爲遠中心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暫忘之○注遐遠至忘也○正義曰云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者遐遠也釋詁文此釋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云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蹔忘也者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案檀弓說事君之禮云左右就養有方此則臣之事君有常在左右之義也若周公出征管叔蔡叔召公聽訟於甘棠是離左右也

孝經注疏卷八挍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八

感應章第十六 石臺本唐石經岳本作應感正義前後並同今本作感應依鄭注本改非正義本也

孝悌之事 案事當作至

言能致事宗廟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致作敬不誤

神明彰矣 鄭注本作章矣此正義本則作彰矣

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 毛本誠作誠正義曰按此則神感至誠當爲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也案陸氏

尚書音義亦作諴音咸毛本作誠是也

能致感應之事 案感應當作應感此處誤倒 是事父之孝通天也 正誤通下補於字案下文作事母之道此作之孝二者必有一誤 此依玉注義也 閩本監本毛本玉作王不誤 謂蒸嘗以時 浦鏜云蒸當作烝 諴和也 監本毛本諴作誠是也 則神祇感其至和 閩本監本祇作祇案祇訓敬與神祇字別 不降福應 閩本監本毛本應不作而是也 書曰至誠感神 毛本誠作諴是也 自天祐之 毛本祐作佑案當作祐 當爲至誠 毛本誠作諴是也

享於克誠 石臺本享作亨

光于四海 大戴記曾子大孝云衡之而橫於四海小戴記祭義溥之而橫於四海庶人章正義橫乎四海北史孝行論塞天地橫四海則此古本亦必作橫鄭氏注樂記號以立橫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並云橫充也卽爾雅之桄充也書堯典僞孔傳光充孔沖遠正義光充釋言文案戴震云橫轉爲桄誤脫爲光又云光被四表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其說甚詳獨未及此經

光于四海 石臺本岳本于作於 是不忘其祖考 閩本監本毛本忘作辱是也 然諫議兼有諸侯大夫 毛本議作諍案諍當作爭

謂與族人讌 閩本監本毛本讌作燕下文並同按燕乃宴之假借字讌俗字 故其詩曰 浦鏜云其當作楚茨 祖廟未許 閩本監本毛本許作毁是也 此依正注也 閩本監本毛本正作王是也 禮防記云 閩本監本毛本防作坊案禮作坊坊乃防之別體廣韻坊下注云見禮卽指此 地曰祇 閩本監本祇誤祇下同 故曰祇也 毛本祇作祇是也 故曰至性如此 浦鏜云故曰當者言二字之誤 光於四海 毛本於作于

疏爲德教流行 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疏爲作義取不誤 莫不敬義從化也 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敬作服正義云此依鄭注也案鄭注本則作被自石臺本改爲服諸本仍之 以明無所不道 閩本監本毛本道作通是也 詩今文云 浦鏜云今文二字衍文 德教流行 諸本教作化依正誤改

事君章第十七

次應感之後（正誤作感應非是）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君此本誤孝今改正）

故上下能相親也（唐石經初刻作故上下能相親磨改增也字故此行十一字）　而子人下也（此本脫子字依閩本監本毛本補）　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此本六曰之闕空闕一格非是）　不敢作王言也（閩本監本毛本作作乍是也）　王之職有缺（監本毛本缺作闕是也）　尚書太誓云（閩本監本毛本太作泰案當作大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泰誓古文作大誓鼂氏曰開元間衞包定今文始作泰）　匡正釋詁文也（案詁當作言）　汝無面從是也（閩本監本毛本作面此本誤而今改正）

無曰蹔忘也（岳本蹔作暫案玉篇云蹔與暫同監本忘誤志）　雖復有時離遠（閩本監本毛本作遠此本誤逺今改正）

孝經注疏卷八挍勘記終

新建生員杜[illegible]挍

孝經注疏卷第九

喪親章第十八

邢昺注疏

疏 正義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事）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觸地無容）言不文（不爲文飾）服美不安（不安美飾故服縗麻）聞樂不樂（悲哀在心故不樂也）食旨不甘（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此哀戚之情也（謂上六句）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

疏 子曰至終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喪親之義言孝子之喪親哭以氣竭而止不有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則言不爲文飾服美不以爲安聞樂不以爲樂假食美味不以爲甘此上六事皆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則毀瘠不令至於殞滅性命此聖人所制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畢之終也○注生事至此事○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生事謂上十七章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注氣竭至委曲○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禮記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注觸地無容○正義曰此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不爲文飾○正義曰案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慼不爲文飾也○注不安至縗麻○正義曰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美飾謂錦繡之類也故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心麄布長六寸廣四寸麻爲要經首經俱以麻爲之縗之言摧也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韋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即位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位定初喪是皆

服美故宜不安也○注悲哀至樂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注旨美至水飲○正義曰旨美經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爲甘是疏食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爲食旨故宜不甘也○注不食至殞滅○正義曰經云三日而食毁不滅性注言不食三日即三日不食也云哀毁過情者是毁瘠過度也言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閒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日不食及毁瘠過度因此二者有致危亡皆虧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閒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云三日而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云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者曲禮云居喪之禮毁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注三年至限也○正義曰云三年之喪天下達禮者此依鄭注也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喪爲禮耳云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者案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注引彼二文欲舉中爲節也起踵曰企俛首曰俯云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內於棺也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慼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男踊女擗祖載送之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疏】爲之至思之○正義曰此言送終之禮及三年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言孝子送終須爲棺椁衣衾也大斂之時則用衾而舉尸內於棺中也陳設簠簋之奠而加哀慼葬則男踊女擗哭泣哀號以送之親既長依丘壟故卜選宅兆之地而安置之既葬之後則爲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三年之後感念於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注周尸至棺也○正義曰云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者此依鄭注也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注約彼文故言周尸爲棺周棺爲椁也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案禮記云有虞氏

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槨之初也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
屍內於棺也者此依孔傳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
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襲
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
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
襌袷也喪大記云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棺槨
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杝。棺一梓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兕
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為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杝棺厚四寸謂之椑棺言漆之椑椑。然前三物為二
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為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
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為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
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椑棺一
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唯大棺六寸庶人
即棺四寸案檀弓云栢。槨。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是也○注簠簋
至感也○正義曰簠簋祭器也者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是簠簋為。器也故鄭
玄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云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者下檀弓云奠以素器以
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案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為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感
也○注男踊至送之○正義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
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
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云祖載送之者案既夕禮柩車
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徹之乃載鄭注云乃舉柩郤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陳器訖乃祖
注云還柩鄉外為行始又檀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然
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之義也○注宅
墓至卜之○正義曰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者此依孔傳也案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
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
是塋域也云葬事大故卜之者此依鄭注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漏水泉復為市朝之地故
卜之是也○注立廟至享之○正義曰立廟者即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云王立七廟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斯則立
宗廟者為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故祭義曰祭之日

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注寒暑至思也○正義曰案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愛敬哀慼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疏 生事至終矣○正義曰此合結生死之義言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慼生民之宗本盡矣死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義○注愛敬至之情○正義曰云愛敬哀慼孝行之終始也者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慼是孝行之終也云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者言孝子之情無所不盡也

孝經注疏卷九挍勘記

孝經注疏卷第九

喪親章第十八

故發此事 石臺本岳本事作章案正義曰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此本作事非

哭不偯 釋文云偯俗作哀非說文作𢙍云痛聲也音同案臧鏞堂云說文無偯字哀從口衣聲依從人衣聲依偯聲形皆相近故誤陸氏本作依故云說文作𢙍音同又云俗作偯非以偯為依之俗寫也今依既誤偯因改偯為哀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為偯之改偯為依之譌矣

故服縗麻 釋文云縗字或作衰岳本同此正義本則作縗按縗正字衰假借字

故疏食水飲 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疏作蔬

此哀戚之情也 石臺本宋熙寧石刻岳本鄭注本戚作慼唐石經此處刓闕證以下文而哀慼之死事哀慼皆作慼則此可知矣案說文作慽从心戚聲戚假借字慼俗字

毀不滅性 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滅此本誤減今改正注同

皆哀慼之情也監本毛本慼改慽　示民有終畢之終也閩本監本毛本下終作限不誤　又曰大功之哭閩本監本毛本作又此本
誤文今改正　又云不言而事行者閩本監本毛本事行誤到　當心麄布長六寸監本毛本心作以麄作麤是也正義當上補縗字是也　麻
爲腰經首經閩本經誤經下同正誤云爲當謂字誤是也　但位定初喪閩本監本毛本作定位是也　傷賢乾肝焦肺閩本監本毛本賢作
腎是也　將申天脩飾之君子與閩本監本毛本申天作由夫是也　天下之達喪也案今本論語作通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鄭注本作槨此正義本則作椁按椁正字槨俗字
舉謂舉屍內於棺也岳本屍作尸按屍正字經傳多作尸同音假借也
而哀慼之岳本慼作慽注同
擗踊哭泣石臺本踊作踴注同李善注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引孝經曰擗踴哭泣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鄭注本作厝按儀禮士喪禮注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此正義本則作措字厝措義別而古多通用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釋文云享又作饗之石臺本作亨注同
布給二衾監本毛本給作紿是也　謂水兕革棺閩本監本毛本作革此本誤黃今改正　杝棺一閩本監本毛本作杝此本誤地今改正下同　次
外兕生皮正誤生作牛是也　言漆之椑椑然監本毛本作甓甓　栢槨以端長六尺毛本作柏椁與檀弓合下同　是簠簋爲
器也正誤爲下補祭字　盛黍稷稻梁監本毛本梁作粱是也　惻怛之心閩本監本毛本作怛此本誤但今改正　故祖而誦之閩本監本
毛本祖作袒誦作踊是也　周禮家人閩本監本毛本家作冢是也　諸侯五廟正誤五上補立字是也　周還出戶正誤云下脫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
出戶而聽十三字　明日祔祖父正誤祔下補於字　如將見之是之閩本監本毛本下之作也

死事哀慼　岳毛慼作慼注同

死之義理備矣　正誤之上補生字是也

孝行之終始也者　案當作始終

孝經注疏卷九挍勘記終

新建生員杜鰲挍